◆精神家园

永远的石碑

马 卓

我梦见马逸云了。梦境里,马逸云中分的头发微卷,刀削般的脸庞苍白,眨巴着单眼皮,与十八年前的模样如出一辙。

马逸云是我老弟的初中同学,“马逸云”是他的笔名,寓意不言而喻。有次去他就读的师范学校见一位诗友,他不知从哪得知消息特地来见我,算是正儿八经地认识了。那晚我们绕着古城走了三四个小时,腿脚酸痛,却一直兴致勃勃,毫无倦意。回到学校门口时,他小跑至小摊前,买了三个大苹果,一人一个。他飞快地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纸币递给摊主,生怕别人抢在他前头。

我和马逸云一前一后分配回老家教书。因为共同的爱好,相似的性格,两个孤寂的灵魂像磁铁一样相互吸引,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

诗歌是我们友谊的纽带,因此我们谈得最多的自然是诗。一有空闲,他就拿着新写的诗歌让我看,我毫不谦虚地谈意见,大部分他都心悦诚服地接受,偶尔也有不认同我看法的时候,脸红脖子粗地争辩。看着他那副煞有介事的样子,我往往退让一步,笑而不语。这时候,他就得意扬扬地仰脖大笑。笑完,他搂住我胳膊,以示安慰。

有一阵子,马逸云对诗歌的疯狂追求,令我羞愧。只要不是上课时间,他就待在屋里与诗歌“肉搏”,晚上更是“为伊消得人憔悴”。他养成了写诗日记的习惯,一天一首,从不间断,有时甚至一晚连写两三首。我们不住校,但喜欢在学校玩,有时晚上玩得太晚,我就去他家睡,他家在学校附近。有天晚上,我们熄了灯躺在床上聊诗歌,我已上眼皮与下眼皮打架了,他仍意犹未尽地絮絮叨叨。睡得正香甜,迷迷糊糊听见“啪嗒”一声,灯亮了。我睁开惺忪睡眼,却见他从床上一跃而起,穿着短裤衩,趴在桌子上奋笔疾书。他歉意地看着我笑道:“灵感说来就来,脑子里蹦出几个好句子,得趁热打铁记下,否则转瞬即逝。”我被他扰醒后,在他心满意足的鼾声里无法入眠。在他家睡了几夜后,夜夜如此,便再也不敢去了。

对爱情,马逸云同样有着锲而不舍的狂热。他与一名代课女教师的恋情遭到了家人的极力反对,亲人轮流游说,父母以断绝关系要挟,他软硬不吃,不为所动,铁心与女代课教师住在一起。那段时间,他和女友日夜厮守,文思泉涌,写下大量情诗。可好景不长,女友撇下他加入到南下打工的大潮。此后,他天天为女友写诗、寄信。有次读了他发表在市报上一首写给女友的诗,满眼伤感和无奈。每逢寒暑假,他就跑去探望女友,那时深圳的外来人员都需暂住证,查得很严,居无定所的他为此与治安巡逻员斗智斗勇,吃过不少苦头。有年秋季学期开学半个月了,他才从深圳满身疲惫地赶回。数月不见,恍若经年,让人不敢相认。

马逸云家境不宽裕,他工作了两三年,才偿还了他读书时欠下的债务。有点积蓄后,他着手修建红砖屋。他不忍年岁已大的父母住在年久失修的土屋里,又因在谈对象这件事上忤逆了父母的旨意,他想以此弥补心中的疚意。手头的钱显然不够,除了从姐姐等至亲那儿筹措少许外,他又从银行借了一笔钱。而远在深圳的女友时不时闹着与他分手,他鞭长莫及,束手无策。他被债务和爱情这两座“大山”压得喘不过气。

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,一向低调的马逸云忽然要出诗集了。听闻这个消息,我甚是不解,他写下为数不少诗歌,但名气几无,出书意义不大,况且需要经费数千元,对负债累累的他来说,无异于雨天背稻草——越背越重。我劝他过三五年再考虑。他素来对我言听计从,但这次他固执己见。见他心意已决,我不好再说什么,只是心里总觉得不太对劲,可哪里不对劲,又说不出来。

马逸云患白血病去世的消息令人猝不及防。那是2002年暑假的一天,我在学校和几个老师在搓麻将,其中一位老师接了一个电话,说马中平死了。马中平是马逸云的本名。我不敢相信地弹起,口里喃喃自语:“不可能!不可能啊!昨天我还看见他在桌球馆里打桌球。”马上拨通他姐姐的电话,得到确认。瞬间天旋地转,泪水奔涌而出。在这之前,我只听另一朋友说他身体有恙,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,他哈哈笑道:“小毛病,没事儿。”他笑得有点夸张、空洞,可我没在意。

马逸云下葬后,我在他的卧室里找到了一个笔记本。笔记本里,马逸云详细记录了他生命中最后那段日子面对病魔的恐惧、无助、悲怆、坦然——上课时口里血流不止,他一次次溜进办公室用水洗漱,在镜里看见自己胳膊、背部生出一块块青紫,偷偷摸摸上村卫生院打针,知道大限将至的最后一晚执意陪父母睡在一起……看完这些,我不禁痛恨他,他宁愿选择独自承担疼痛和痛苦,对自己的病情守口如瓶,是不愿父母为治病而使深陷困顿的家雪上加霜,是不愿目睹亲友为他担忧、伤心,还是为了维护一个诗人在人世间最后的体面和尊严?或者兼而有之,不得而知。我更痛恨自己,为什么如此粗枝大叶,那么长时间竟没发现他的一丝异常。

最让我痛恨自己的是,我没有力量完成马逸云出书的遗愿。我多次给为他出书的某诗刊编辑打电话,催促诗集尽快落地,此人一推再推,及至后来电话也打不进了。时至今日,他的遗愿未能得偿。

十八年过去了,我仍收藏着马逸云的那个笔记本。孤寂的时候,我会翻出笔记本,在心里默念他的绝笔诗《石碑》:

这是生命的最后一站
我把亲情友情爱情以及仇恨
把还未幸福完的幸福
把还未痛苦完的痛苦
全都从身上脱下来

来不及将这皱皱的人生
好好地收拾折叠一下
我就永远地躺下了
这一块冰冷的青石
能帮我回忆、留恋或者倾诉吗

(马卓,任职于隆回县教育局)

◆旅人手记

沧桑的古战场

——十重大界扫描之四

夏晓山

十重大界这块宝地,曾经是战火纷飞的战场,也是兵家必争之要地。

传说,早在上古时代,中华三祖之一的蚩尤就在这里生活过、战斗过。蚩尤是上古时代九黎部落酋长,作战勇猛无比。蚩尤曾与炎帝大战,将炎帝打败。后来,炎帝与黄帝联合共克蚩尤,蚩尤不敌炎黄部落。被炎黄部落击败以后,蚩尤率部南迁、西迁,来到湘中、湘西南地区,演变为三苗、荆蛮。蚩尤部来到十重大界,这里易守难攻,山水清秀,物产丰盈,就在这里安营扎寨,兴农耕、冶铜铁、制五兵、明天道、理教化、筑工事。

相传蚩尤为抵御炎黄二帝进攻,规划布局了“七寨两洞”,依附在十重大界的各个山头。七寨是红岩寨、王家寨、尹家寨、老牛寨、犀牛寨、寨垴上和峨眉寨。从红岩寨一路往北,又从北到西,每处寨子相隔数里,起起伏伏,形成波浪状,地理位置独特。舆地学专家将七寨地点连接起来,惊喜地发现,竟酷似一副“北斗七星图”。各寨有蛇形古道相连。古道宽窄不一,弯直不定,时而依村寨擦肩而过,时而盘旋于良田润土,时而穿梭在绿野森林。

犀牛寨位于大坻境内,又叫城墙冲,在石马江上游,与新化、隆回接壤,东靠三联峒,北连板苍山,西有天龙庵名胜古迹,南望金凤山,留有古战场遗址。犀牛寨是蚩尤部落的重要聚集地,据传说,犀牛寨中有花环巨蟒经常出没,后被蚩尤部下持斧斩杀。这里山高林密,草木鲜美,有泉瀑出,曾有大量犀牛在此栖息,故曰犀牛寨。自唐朝后,梅山蛮定居在此开荒兴农。盛唐时期,这一片已是梅山峒蛮居住的中心区域,此时的梅山峒蛮非常强大。

斗转星移,到了北宋,代理潭州钤辖石曦曾领兵“平梅山板仓诸峒蛮寇,俘馘数千人”。宋太祖开宝八年(975),梅山峒蛮所在的楚国,被北宋灭掉以后,梅山蛮不服朝廷,不缴纳赋税,依仗十重大界的天然屏障和丰富的自然资源,从不把宋王朝放在眼里。宋皇帝知道这梅山峒蛮不好对付,决定将梅山峒蛮的问题摆一摆,决定先灭掉南唐军。

正当宋将李继隆会同石曦率兵去袁州(今江西宜春)攻打南唐军时,成千上万的梅山蛮竟陈兵于长沙南面,堵住其去江西的道路,战斗使宋军损失不小。这下彻底把北宋皇帝惹毛了。于是在平定南唐之后,立马就派石曦领兵来十重大界围剿梅山峒蛮。石曦从邵州出发,直接向十重大界进发。一时间,从十重大界的板山里,到高凤山,然后至桐凤山、苍溪山,方圆数十里,兵刀霍霍,杀声振天,好一片丛林密境顷刻间变为人间坟场,石曦大获全胜。

明末清初,闯王李自成部将袁宗第,入驻高平峪筹集粮草,民众纷纷逃上犀牛寨,其余逃避各寨者,多被攻破,唯有犀牛寨坚如磐石,久攻不破。

1859年2月,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会诸将于南安,确定进图四川之大计,同月兵分两路,突入湘南,一部从益阳安化,到新化,抵达十重大界,乡人再次逃往犀牛寨,成功躲避战火。太平军经迎光、龙溪铺、新田铺到达宝庆府资江北岸,同年5月开始,号称二十万大军的石达开部,与左宗棠所率清军大战三月有余。鲜有败绩的石达开部以溃败而告终,最后徒留一声长叹:“真是铁打的宝庆啊!”

鼎(剪纸) 马丽娅

◆古韵轩

过故人庄

(外一首)

简方杰

雨润山村芳草地,农家田亩好风光。
房前曲径蜂飞蜜,陌上花蹊蝶吻香。
野蕨杂陈成百味,杯盘交错饮三觞。
林中更有迷人处,千果招摇待客尝。

夏日农家

谢却春红柳絮飘,门庭稚子诵新谣。
枇杷挂果行将熟,烈日行空自比骄。
一夜南风开菡萏,几丝微露润芭蕉。
农家陌上耘田去,秋梦盈盈汗水浇。

(简方杰,任职于邵阳县九公桥镇中学)

双清
SHUANGQING

◆樟树垅茶座

遇见高沙

曾 恒

蔚蓝的蓼水漂浮着渔舟,江边的古镇林木摇曳。这片雪峰山脚下的土地,五里长街的每一幢建筑都散发着远古的气息,充满诗情画意。

雪峰山脉的大小支脉四延,南接湘桂,北达常德,西望武陵山脉,东抵邵东猪婆大山。不过,自打雪峰山隧道开通之后,虽为西去东来的过客节省了翻山越岭的时间,却也失去了穿行在雪峰天险的刺激。在我的记忆里,雪峰山极为险峻,江水奔腾咆哮,将其劈开,形成长达数十里的月溪大峡谷。一条公路贴在峡谷里,任那过往的车辆不停地在悬崖峭壁上穿行。自上而下俯瞰,千山万壑尽收眼底,景象极其壮观。

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矛盾,高速时代给我们带来了出行的便利,却使我们失去了沿途观赏群山风景的机会。

其实,我对蓼水边上的古镇并不陌生。早在二十年前的一天,我出差返程途中经过雪峰山下,不想突降大雨,山洪暴发冲垮了河道上的一座桥梁。暴雨猛烈地敲打着车窗,地面上的洪水追赶着滚动的车轮。幸亏司机灵性,紧紧跟着一位当地小车跑路,连夜绕道高沙。逃出生天之后,我们的心脏仍然扑通扑通地乱跳,一个晚上不敢睡觉。从那一天起,高沙这块福祥之地,永久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。

人们常说城市像人。人有个性,小镇也是如此。高沙究竟是怎样一座小镇?当我们走在街上,立刻就感到一股热烈的气氛扑面而来。据说每当逢年过节,古香古色的回澜街、正前街、十字街、转龙街、十间铺子……处处人山人海,摩肩接踵。小贩的叫卖声极其富有磁性,让人如同置身于唐宋,流连于明清,体会到一种时光倒流、穿越时空的感觉。“九曲回湾水,七星傍明月。”据说早在秦汉时期,古高沙人便已在此依水建街,依山设市。唐宋开始繁荣,明清臻于鼎盛。其时商贾云集,蓼水河中樯桅如林。时至今日,五里长街烟景繁华、经久不衰。

行程匆匆,我们来到高沙文联的书画展馆。展馆中的楷书、隶书、草书、篆书和剪纸琳琅满目,集中了众多古镇书画作家的作品,松山云海、笔力劲挺。最为抢眼的是,在展馆中央的长桌上,摆放着一道巨幅剪纸:清明上河图。古镇的艺术家将北宋画家的传世精品化为剪纸,再现了500多个栩栩如生的人物,以及50多匹牛马、20多艘船只,塑造了城楼、拱桥、郊野、码头、乡村街道等宋代生活场景,规模宏大、造型生动。精湛的民间艺术与千年国画融为一体,令人叹为观止。

古镇深厚的文化底蕴,充满了时代魅力。

小镇的温润,滋养了一代一代的书画与文学人才,使之聚沙成塔、滴水成河。我们沉浸在书画作品和剪纸艺术的海洋里,悠闲地体会这座古镇别具一格的风情。

高沙的历史还在续写。雪峰山下的千年古镇,蕴含着深厚的内涵,任何力量也搬不动。不管是书香浓郁的青云书院、曾八支祠,还是飞檐斗拱的金银殿、上湘公馆;不管是黄家码头,还是已经与历史融为一体的战场故事,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(曾恒,邵东人,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)

◆湘西南诗会

暮 归

李佑启

飞着飞着,老鹰
就把自己的影子弄丢了
山峁上的小树使劲摇头表示不知道
为了一个好梦
蝴蝶把庄子搁在花里
放下,又抱起来,又放下
临走时,还不忘
对着花瓣一番耳语
小牛想把风声带回家
风声却把牛儿带过了田野

鸟儿把翅膀交给了夕阳
夕阳却把自己交给了天空
天空把自己交给了夜幕
而夜幕,却像一个大口袋
口袋说,为了那只鹰
明天,我再打开

(李佑启,任职于新邵县龙溪铺镇中心小学)